

學校名稱：私立曉明女中
年 級：一年級
班 級：甲
科 別：普通科
名 次：第三名
作 者：邱舒虹
參賽標題：失落的一代—臺北人
書籍 ISBN：9579159882
中文書名：臺北人
原文書名：
書籍作者：白先勇
出版單位：爾雅
出版年月：1971年04月01日
版 次：六版

一●相關書訊：

以劉禹錫的烏衣巷為序曲，作者白先勇揭露了小說的主題—今與昔。臺北人，乍聽之下，單純指一群生活在台北的人，而白先勇筆下的臺北人卻是自大陸撤退之台灣，客居於臺北的人。這些人雖然身處台北，卻心繫著在中國的回憶，並非真正的臺北人；這群人在過去擁有榮華富貴、彪炳的戰績，然而在國共內戰，國軍失利到撤守台灣，他們歷經了這一段憂患重重的歲月，早已人事已非，年華老去。然而，他們卻無法接受現實的落寞，而耽溺於如煙的往事。白先勇以同情、憐憫的筆法刻畫這群台北過客的流離、失落及憤懣，於裡面的十四篇小說展露無遺，是為這個時代悲劇所做的輓歌。

二●內容摘錄：

尹雪艷站在一旁，刁著金嘴子的三個九，徐徐的噴著煙圈，以悲天憫人的眼光看著她這一羣得意的、失意的、老年的、壯年的、曾經叱咤風雲的，曾經風華絕代的客人們，狂熱的互相廝殺，互相宰割。〈p.12〉

蘭花已經盛開過了，一些枯竭的莖梗上，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着一絲冷香。可是那些葉子卻一條條發得十分蒼碧。〈p.141〉

三●我的觀點：

白先勇認為：「文學應該為無言的、受苦難的一群發言。」而臺北人正是最好的佐證。裡面的十四篇小說，看似情節迥異，人物也囊括了社會中各個階層，有軍人，有教授，有舞女，也有社交名媛，他們都因緣際會地落在一個時代的斷層，背負著斬不斷、理還亂的過往。國共內戰，硬生生地將兩地切割開來，他們只好倉皇的逃到台灣，逃離戰爭、揮別過往，民族的失根、抑鬱的鄉愁、今昔非比的失落，使他們不肯也不敢正視現實，只能不斷的在午夜夢迴時，回味那如夢似幻的繁華雲煙，企圖以活在「現在仍是過去」的自欺中，度過他們歷經滄桑的一生。這是時代無可奈何的悲劇，而白先勇把這些人的痛苦、感慨化作鮮明文字，讓我們如身歷其境難以想像的時代劇。

「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一翻開封面，此詩赫然在目，當時並不深刻了解它的意義，等看完整本書時，我才知道這首詩是這一連串小說的主

幹。故事中的主角在時代蒙難，國家破碎，而被迫遷於異地後，早已風華不再，叱吒風雲也好，榮華富貴也好，都已轉眼成空。面對年華老去及傳統文化的式微，總會有種「時不我予」的慨嘆，取〈梁父吟〉為例子，裡面的樸公雖已惺忪入暮年，對摯友王孟養的後事禮儀仍凡事過問，堅持固守中國的傳統，企圖在與漸漸西化的世代〈如王家驥〉抗衡，其擇善固執、堅毅不屈的形象令人肅然起敬，如文中樸公的蘭花「一條條的發得十分蒼碧」便影射了樸公保留了辛亥革命時的不屈不撓剛烈精神，然而，蘭花盛開的時期已過，「一些枯褐的莖梗上，只剩下三五朵殘苞在幽幽的發著一絲冷香」如同樸公老朽的肉身，無論多麼想力挽狂瀾，終究抵不過強大的時代潮流，終究得面臨傳統文化的式微與斷層，而他，也只能站在「冬日的暮風」中，面對盛開過的三五朵蘭花殘苞，哀悼曾經叱吒風雲歲月，追念辛亥革命的往事，一彌不能恢復民國的遺憾，如同杜甫的詩句「日暮聊為梁父吟」，想必是此篇名的來由吧！

正如歐陽子在「臺北人之主題探討」所說，白先勇如尹雪艷，居高臨下，以冷眼旁觀芸芸眾生，亦如劉行奇，因親歷過，而能懷著悲天憫人的心，能憫於世人的悲苦。因此，白先勇於這群執著於過去的人，雖然如尹雪艷以高高在上之姿看破一切，卻也很能對筆下人物的悲哀報以同情而不忍嘲諷，我想這應和他的成長背景有關吧！當年離鄉背井，隨著父親白崇禧來台，輾轉各處，也許正因為他處於歷史的動盪轉折期，許多人的悲歡離合都在他身邊上演著，他對於筆下人物的心路歷程才會刻畫的如此細微、如此生動。

「浮生若夢」是我看完書的第一個感受，世上一切榮華富貴，一切舉世功績，隨著時間流逝，轉眼成空。我們不能永保青春，對於人世間的愛、憎、貪、痴，不過就是一場戲，這個世界，究竟有什麼是永久的？又有什麼是值得執著的呢？

莊子說過「逍遙者，無待也。」能不依賴任何虛名實物才能真正的逍遙灑脫。我們應隨著年齡的增長，環境的變遷，逐漸地「放下過去」、「接受現在」、「面對未來」，人生畢竟是舞台，會轟轟烈烈的上場，也要學著如何漂亮地下台，不正是我們人生的最後一個課題嗎？

四●討論議題：

每個人都有一段過往，我們是應該完全的將過去斬斷，還是與過去的記憶共存來面對現在的生活呢？

人生是一個舞台，我們盡情的在台上表現自我，但總有落幕的時候，我們要怎麼才能瀟灑的退場，不眷戀在舞台的輝煌過去？